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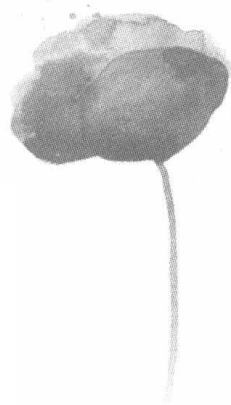
寿含章
著

我只要 此生的你

林清水看着远处如神仙般的男子，
听着他手指间流出的旋律，
狠狠地在心底说，
我只能爱你，只能爱你。

寿含章
著

我只要此生的你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只要此生的你 / 寿含章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08-2356-5

I. ①我… II. ①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701号

我只要此生的你

作 者 寿含章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125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56-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给我的妈妈

目 录

- 开始 / 001
- 1 一件奇怪至极的事 / 003
- 2 林清水 / 006
- 3 康 庄 / 009
- 4 回到 1997 / 012
- 5 回忆中的女人出现了 / 016
- 6 极光高速公路 / 020
- 7 地下 100 公尺 / 025
- 8 巴黎里兹酒店 / 030
- 9 一张地图 / 035
- 10 三千院 / 040
- 11 来自神明的意念 / 047
- 12 聚 会 / 052
- 13 死之岛 / 058

- 14 失踪的村 / 064
- 15 廊道的尽头 / 070
- 16 我们的女孩 / 077
- 17 出发 / 083
- 18 你爱或者你不爱，爱就在那里 / 087
- 19 北纬 25 度 / 092
- 20 荒唐言辛酸泪 / 098
- 21 天堂的故乡 / 103
- 22 崩溃的地球顶端 / 108
- 23 坟墓里的宫殿 / 116
- 24 圣城耶路撒冷 / 121
- 25 她是被烧死的 / 128
- 26 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 / 134
- 27 死神夏隆 / 138
- 28 脂砚有话要说 / 146
- 29 桃花林背后的梦魇 / 154
- 30 大熊星座照耀的地方 / 160
- 31 蕾丝蛇 / 167
- 32 所罗门的后宫 / 173
- 33 亲爱的玫瑰公主 / 182
- 34 面朝大海 / 191

- 35 万物皆虚空 / 202
- 36 进入梦境 / 209
- 37 我只要此生的你 / 215
- 38 无魂村 / 222
- 39 橡树迷宫 / 233
- 40 一封没有收信人地址的信 / 239
- 41 英伦玫瑰 / 246
- 42 死灵仪式 / 257
- 43 桃花源 / 263
- 44 无限复制 / 272
- 45 仲秋夜 / 285
- 46 九月三十日 / 292
- 47 冰雪女王 / 299
- 48 黄金城国 / 307
- 49 总是在最后一刻 / 309
- 50 阿蒙森的路线 / 316
- 51 冷酷的心 / 326
- 52 当玫瑰走下圣坛 / 333
- 53 这个宇宙是善良的吗 / 339
- 54 喜马拉雅最大的一场雪 / 344

开 始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离奇又真实。这一切要从一个叫林清水的女人说起。

说起林清水，此刻的她正以 250km/h 的速度疾驶在北印度的拉达克高原上。11 月，大雪纷飞之夜，拉达克已经封山，林清水却固执地下山去，车灯在荒芜的黑暗中异常明亮。

冰雪和风石砸在车窗上，似乎要夺命。林清水的心和大脑却获得从未有过的清晰。

她面庞棱角分明，双唇紧闭。低缓地，她在心底祈祷：上天，如果我死在今夜，请把我的男人也带来！当他走进天堂的那一刻，请告诉我，因为我想抱他。那张脸，那具身体，那种优雅，让我记起那些炽热有风的夏天晚上的派对！

我要见到他！

死死踩着油门，林清水她的灵魂变成了电子乐，车变作了宇宙飞船。她的眼睛开始流泪。

喜马拉雅下了此生最大一场雪。

我深深吸了口气。广袤雪原上的车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隐入虚空。仰起头，我看到了星空，看到了飘动的空气，看到了尘世间隐约闪烁却未曾熄灭的光辉，和一个无边无际的威严宇宙！

我不常常看见宇宙，因此当它瞬间显露时，我胸腔里的心脏狂跳不已，眼睛被擦亮，百感交集。

这种颤抖的、狂喜的、神圣的、想要屈从的感觉，就像爱。

1 一件奇怪至极的事

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发生了一件奇怪至极的事。

那个傍晚，30岁的广告人林清水穿一袭山本耀司设计的黑衣坐在瑞士家中的露台上，与好友物理学家蓝镜聊天。

林清水居住的这座城市叫做楚格，位于瑞士中部。楚格城外有座楚格山，城内有个楚格湖，安宁的湖面映照出据说是整个国度最红的夕阳。这一刻，湖背后的连绵山脉正被夕阳染成橘色，九月皮拉图斯山的顶峰已见白色积雪。

“给你带了本书，可以满足你对额外空间的好奇。”蓝镜把一本书丢给林清水，起身准备回日内瓦的实验室去。

蓝镜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简称欧核研究中心）工作，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具备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精湛的数学造诣。蓝镜着重研究的是额外空间，即人类看不到却隐隐觉得存在的地方。

林清水看着书名——弯曲的旅行，作者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我死后会去哪里？”林清水突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蓝镜愣了下，想一想，说：“我们对自己存在的这个世界知道得很少。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死后又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至今都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不过，”她饮干杯中最后一口香槟，“宇宙神秘的

面纱正被慢慢地揭开，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张真实的脸。我走了，周末记得来我的实验室参观。”

“等等，”林清水起身，走到正在穿鞋的蓝镜面前，神情有点严肃，“有时我觉得北极的极光能通向额外空间。”

“那是你们广告人的奇思怪想。”蓝镜笑了笑。

蓝镜走后，林清水喝着酒，翻开书。书的作者试图用浅显的语言讲述自己对额外空间的猜测和理解。念了几页，林清水感到身心慢慢陷入到浓重的昏沉里。她觉得疲乏，于是合上书，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每一个人想必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那种体验常常发生在清晨的半梦半醒之间。梦境与现实交错。“现实”变得可被做梦的人操纵，于是漂向记忆深处想要去到的地方。

林清水在闭上的眼睛里看见了紫色，大团大团的紫色云雾向她无声地涌来。

紫色，她记起一个人。

当云雾散开，她发现自己正立在高处，一栋枯槁的房子的露台上，四周是浓灰色的死寂，空气里有泥土的气息，那是暴雨将至的前兆。

他会来的。

年少的时候，她和他就常常并肩一起看暴雨扫荡城市的场面。在风、水、气味和光线的强烈变幻中，他们之间的默默情意在这广袤无常的宇宙中是如此难能可贵。

起大风了。他会来的。

顶着风，林清水转过身体，看向身后。

闪电此刻劈来，令她睁不开眼，暴雨紧随着骤然而落。她把手抵着眉头，眯缝着眼睛，在铺天盖地的水中寻找他。

就这样，她费劲又有些害怕地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冰湿的手臂突然被一只暖和干燥的大手握住！一个低沉温柔的男音在她耳旁升起：“我在这里。清水，别来无恙？”

大惊失色的林清水在藤椅里弹跳了一下，猛地睁开眼睛，眼神由震惊渐转为怅然。

康庄，一个亡者的名字。2012年秋天的傍晚，林清水想起那个1997年的夏天，觉得恍然隔世。

起身，她倚在露台边，看向群青色天空下深不可测的湖面。

“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死后又要到哪里去？”她问。

林清水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会不久离开人世。

果然，三天之后噩耗传来，她在欧核研究中心莫名消失。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包括蓝镜。

2 林清水

那个周末，林清水前去欧核研究中心探望蓝镜。天空湛蓝高远，车号为 SH1201 的雪白保时捷飞驰在去往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

林清水喜欢保时捷引擎的声响，那里头有一种不受牵绊和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气势。在她的身上流淌着两种血——不驯和克制。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林清水，那就是白色，它干净、整洁、清冽、高远、傲慢和隐秘。

林清水的寓所是一片白色海洋。白色的波斯地毯上立着 Jean-Marie Massaud 极简风格的椅子，墙上是邱世华充满道家意境的素画，桌上摆着 Wedgwood 白色轻透的骨瓷盘，衣柜里挂满 Yohji Yamamoto 的黑白衣裤，Alexander McQueen 透着华丽死亡气息的骷髅鞋，冰箱里只有法国干邑、冰块和水……

物质往往透露着购买者想成为怎样一类人。

林清水出生于 1982 年的京都，一个精致的千年古都。母亲是当地人，父亲是上海人。父亲在求学期间爱上了校艺会上面目俊秀、手提武士刀的林清水的母亲。女人并没有日本传统女性的顺良，却有种美术系学生特有的癫狂。林清水的父亲来自上海一个守旧的书香门第，祖上的要求是他能念圣贤书，做有为事，最终扬祖耀宗。在巨大期许里长大的孩子，往往性情内敛。那个疯癫的日本女人的出现让这个上海男人眼前一亮，他那不苟言笑的脸上起了一道红。

俩人学业未完就背着家人结了婚。一年后林清水出生。因为需要上

学念书，于是襁褓中的林清水在白天被寄放到一座叫做三千院的庙宇。也因此，对于幼年的回忆，林清水的眼前会出现参天古树、遍地青苔、幽幽竹林、潺潺溪水和尊尊佛像。隐隐约约地，她还记得庙里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长着一张不可一世的美丽的脸。

童年里有些个傍晚，母亲拉着蹒跚而行的林清水走在京都祇园的花见小路上。油亮冰凉的石板上，穿着娇艳和服的女人们来来往往，妆很厚，露着滑腻的后颈。三弦琴音从居酒屋透出，小店门口的大红灯笼一路排到巷子尽头宝蓝色的天空下。

母亲来这里去接喝醉酒的父亲。学业终于结束，上海的家里急催父亲回沪工作。父亲发了愁，毕竟带着日本老婆回到还未完全开放的中国是件极出格的丑事。

3岁的林清水随着父母来到上海定居。上海，一个向前疯跑的城市，与百年不变的京都大不相同。

父亲开始在一家银行供职，母亲成为职业画家。一个日本女人在当时是这个国家的异类，她的活泼变作谨慎与自闭。父亲对母亲在异国生活的不适应并不安慰，更多的是为周遭人们猎奇的目光感到窘迫。他疏离家庭，更加寄心工作，于是俩人从最初的争执到后来的彼此漠视，最终成了活在两个星球上的陌路人。

林清水渐渐长大，懵懂觉得男女共处是件复杂和危险的事情。

12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入芭蕾舞学校学习，期待她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懂得美，懂得独立，最终能成为和自己一类的人，而不要像她的父亲。

舞蹈学校坐落在一条绿茵茵的大路上。那条路的一头连接着繁华商业区，另一头连接着机场。就是从那个机场林清水降落到这个城市里。女孩林清水很喜欢在这条路上走啊走，向往着哪一天机场能把她带去很远的地方。她从小就热爱广阔的天地。

在舞蹈学校，如母亲所期待的，林清水见识了美的力量：那沉重乌亮的发髻，微微上扬的小小下巴，桃皮色的丝缎舞鞋，层层叠叠如梦一

般的舞裙，还有在地板上滑出优美弧度的细长的腿，让她意识到美其实就是一种希望。

12岁的林清水有了自己的座右铭——美好再美好下去！

瑶枝和蓝镜是林清水在学校结交的好朋友。瑶枝爱美，一心想成为舞蹈界最耀眼的星；蓝镜是个书痴，跳舞是她母亲的愿望，而她自己期待能去常春藤盟校求学，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揭示所有真相；林清水整日独自在硕大的镜子前刻苦练习着 Rond De Jambe A Terre, Battement Tendu Glissade, Cabriole……在精疲力竭并且枯燥得让人要发疯的重复中，她竭力想要突破和掌控自己的身体与精神，因为只有把自己牢牢捏在手心里，才能成为任何人，才能去征服世界。

三个女孩，完全不同的性情，意味着今后不同的人生。

毕业的那一年，三个少女聚在学校后花园一棵高高的水杉树下。六条细细长长的腿穿着伤痕累累的桃皮色芭蕾舞鞋在松软的泥土地上划来又划去。她们单薄的身体已逐渐饱满和挺拔起来，眼睛闪烁出少女独有的对未来的痴惘。

“女生那么多年聚拢起来的美丽，会有一个男生来采摘。像乡下旷野里的玫瑰，凝聚了风雪雨露在某一天小心翼翼地绽放开来，而此时正有个过路人见到了她，惊叹于她的美丽，于是他把她带走了。”瑶枝念着报上一小段散文。

15岁的林清水听完，环抱起双臂，心想：“我宁愿化作一只玫瑰精，变作那个过路人，采走自己。”

15岁的林清水那么想，是因为她还没有遇到35岁的康庄，还没有遭遇那个让身心猛得一绽的奇妙瞬间。

3 康 庄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中国乐坛分外热闹，那样的辉煌后来再没有过。张国荣含情脉脉地引退；许冠杰在《沧海一声笑》后江郎才尽；陈百强用《一生何求》唱出自己的愈发失意；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成了时代的劲歌；跳舞的杜德伟有着磁性的嗓音；叫“王靖雯”的王菲仍在等待时机；眯着眼睛的林忆莲唱出女生们的普遍心境；Beyond 的《光辉岁月》终于击败了达明一派；卖移动电话的黎明参加了新秀赛；“四大天王”即将登位；“小虎队”的青春让人眼睛一亮。

35 岁的康庄是个著名的钢琴家，对古典音乐的执著，让他在这个时代曲高和寡。事业走下坡，却让他更加自在。他成名早，年少时就已尝过功名利禄的甜头，如今到了行云流水的年纪，心里琢磨着是否该出国念个书，或是留在国内开个夜店，就是只在家里念几年好书也是很不错的打算。

康庄过着整齐的生活，如同他衣柜里的黑白衣衫，熨烫有型，洁净好闻。每天清晨七点他会端坐在钢琴前，弹一段流畅愉悦的曲子，之后运动、看书、绘画和看戏，夜晚时分与朋友们相聚小酌，他的日子过得好似神仙。

他还是会迷恋上年轻姣好的女子，约她们一起喝下午茶，但总是在若干次约会后莫名终止了与她们的联系。在他看来，约会是因为好奇，好奇心满足了，故事也就收场了。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女性没有持久

的热情。他的行为看似任性不负责任，可内心深处却比任何人都要渴望和相信爱情。

他问自己的好友——城中名媛江百慧，究竟是什么缘由老天让他孤身一人？

江百慧答：“你执著于空间带来的完美，满足于一个人的自由自在，所以才会独身。可这一切都会被完全推翻，当那个人出现时，你会自然而然地抛弃自己的执著和惯性，把自己的命跟那个人的命搭在一起。”

有天下午，15岁的林清水来到35岁的康庄面前。

叫林清水的女孩一脚踏入宅子的大门，走进阳光刺眼的玻璃花房，穿过丛丛香水白百合，来到客厅的前庭，她站定在康庄面前。当时康庄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书，被这个没有发出声响的人影吓了一跳。那张脸背着光，他看不清五官，于是问：“哪位？”

“我叫林清水。”女孩的声音冷静低沉，“我没有找到门铃，看到大门开着就进来了。对不起。”她微微欠了下身体。

康庄记起几天前，母亲曾跟他说过，她的一个日本女友想把女儿送来上钢琴课，希望康庄能够赐教。康庄是从不收学生的，更何况是个完全不会弹琴的大孩子。只是这是母亲唯一一次请求，不好拒绝，他于是答应下来想着以后找个机会把孩子打发走。

“你多大？”

“15岁。”

“为什么突然想学琴？”

孩子沉默了会儿，答：“人类的情感大都以自我为中心，琐碎，混乱，有局限，而钢琴散发的情感大而空旷，即便是悲伤和愤怒也很美好。”

康庄缓缓起身，用力要看清面前的女孩。黯淡的光线里一对乌黑的眼睛正毫无畏惧地认真地与他对视。

想着女孩刚才说的话，康庄的目光游移在那张脸上：完美的鹅蛋脸部线条，麦色肌肤，黑色的眼珠很大，里面装满沉静和专注，丝毫不透